

士 女 燕 絳

辭 波 微

書 叢 社 藝 詩 國 中

---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序

徐仲年

羅衣塵澆難頻換，碧雲幾度隨風亂。何處繁征軍？滿街烟柳斜  
水上，杯酒愁相向；孤燭影成雙，驛庭秋夜長。

薰香繡閣垂羅帶，門前山色供眉黛；生小住江南，橫塘春水藍。  
問道，茅店愁昏曉；歸夢趁寒潮，轉憐京國遙。

倉皇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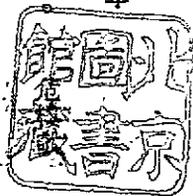
鈿蟬金鳳誰收拾？烟塵萬里音書隔！回首望長安，暮雲山復出。  
鏡下，愁極眉難畫。何日得還鄉？倚樓空斷腸。

徘徊愁

長安一夜西風近，畫梁雙燕棲難穩；愁憶舊隄鉤，夕陽何處樓？  
可語，且作從容住；珍重故人心，門前江水深。

溪山清

填這些詞的是一位青年女詩人，筆名綠蕪，原籍海鹽，生長於吳縣。當她在大學裏的時光，開業於詩人吳瞿菴、汪旭初、胡小石、汪彥諧先生；所以她對於詞曲舊詩、新詩，都有很切實的根底。她已印行了一部「浙江小稿」(非讀品)，那是詞集。她所寫的小說也積有相當的數目，可惜散在各刊物上，平時沒有錄副稿；「八，一三」爆發以後，她



283901

從南京到武漢，再從武漢轉來重慶，更無法收集！希望將來戰爭結束，她有機會找到這些短篇小說，編為集子，公諸同好。幸而她的新詩，手頭還有存稿，便選了三十首，編成這部「微波集」。

集以「微波」為名，很能表示集中各詩的精神。此處所有的是：「沫江兔風濤，涉清弄漪漣」（謝靈運）的漪漣；此處所見的是：「白鷺烟分光的的。微波風定翠恬恬」（杜牧）。少數的預首，情感比較激發，節奏比較急促。然而微波漪漣恰合乎絳綃的性情，因此這個集子從前令人驚奇的成功，內中若干首更異常之美。

「微波集」分為兩輯：第一輯合詩十首，寫作時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都是抗戰詩；第二輯合詩二十首，寫作時期：一九三六——一九三九，都是抒情詩。在第一輯裏面，有幾首比較長的詩：「夜警」（七十二行），「憶江南」（二十六行），「空軍頌」（二十四行），「啟事」（二十行）；其餘的八行（「克復蜀封」）至十六行不等。「選擇時令」是贈給另一詩人孫望的詩，讀了這首詩，覺得作者對愛古詩詞的影響甚深，雖在作新詩，這種影響不由自主地顯露出來，譬如：

空憑弔汨羅的冤魂



明明是長短句的筆調，又如：

不問問潮水有多少深，

將慚愧抑安慰於主人的情意呢？

豈不是脫胎於：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五長年」分兩段，每段兩節。第一段是：

五長年憂鬱的沈默，

忽忽瀉流痺血脈的記憶；

第二段却是：

「八，一三」砲聲卻震落了黑色夢，

現在是我們登高一呼的時候。

「空軍頌」比較「五長年」有氣魄；然而每節八行，祇有三節，為數不多，未能儘量發揮。「空軍頌」中常用「乃」「則」「遂」「亦」等轉彎詞，無形中削弱了筆勢。要知

「空軍頌」一類題目，句調須急促，情感宜激昂，而「乃」「則」「遂」「亦」皆非能達到此項目的的字眼。「空軍頌」中有：

乃失笑於高秋驟隼之迅疾

和：

則隨之而下有機槍之急雨

這一類的句子，恐係受了汪銘竹的影響。「空軍頌」裏頗有可喜的詩句，例如：

誰說空間的遼闊是無眼的，

轉折乃雲四海之信風。

又如：

摘一天星光的燦爛，

散作濤空迸裂的火花。

「五月」，「故學」，「憶江南」，這三首，都是思鄉憑吊之作。在此三詩中，「五

月」比較拙直，但亦有美句如：

五月是紅的季節……

紅的記憶是每個人心上的烙印。

「故事」這詩最自然，最動人：因為這已不是外表的描寫，乃是作者身歷的情境。在當年，太平時代，幼小的絳燕愛聽老祖母講長毛故事。而今又到了「紡織娘放歌的時候」，可是家鄉陷入敵手，老祖母墓木已拱；絳燕自己呢：

當年的孩子早已長成了，

並且流亡到一座陌生的城市。

她經歷過比長毛更可怕的故事，

而這故事也是永遠說不完的。

淡淡地寫來，率直地寫來，惟其是「真」，所以痛幅全是淒涼！「憶江南」比「五月」來得長，筆墨沒有「五月」那麼經濟，因而多少有些鬆懈。「故事」中有：

其歌聲乃錢落夜之露

以及「克復蘭封」中有：

紛下的砲彈散下血之雨

「夜之露」，「血之雨」，三個字打成一片，乃受了日本文字的影響。其實中國文字喜歡

用兩個字的，大可改作「夜露」與「血雨」，不必摹倣他人之「克復疆封」，是素描，衝鋒則比較有情感。「花園」是獻給陣亡將士的，寫得很好，令我想起 V. or Hugo 的 Hère, 「夜警」是第一輯中最長的詩，共七十二行，分爲四節，每節十八行。第一節描寫空襲警報與敵機來到；第二節描寫轟炸；第三節描寫轟炸中被犧牲之無辜人民；第四節描寫劫後慘狀。全輯以第二第三兩節爲最活潑，最緊張，亦是題材使然。

綜觀第一輯全輯，我所愛讀的是：「夜警」，「故事」，「花園」與「衝鋒」。然而絳燕的詩才更宜於寫抒情詩，卽是第二輯內的詩。

第二輯也以一首贈詩開始：「給碧蒂」。我不知道碧蒂是誰，他確予絳燕以極深刻的印象：

在溪水裏照下一個影子，

在雲裏上着了一個顏色；

你美滿圓人我空白的記憶。

然而這位碧蒂「飄然而來，又飄然而去」，所留下的乃是絳燕「銀灰色的欄杆」。

「病榻」一詩最足以描寫絳燕：一身的小病，一腔的柔情。她生病生得多了，居然在

病中找出趣味來：

病花緊逼着溫柔的香氣。

乳歌的被褥也是溫柔的。

小病是有着閉過的趣味。

這種「閉過的趣味」不是身體太強的人所能獲到的。絳燕病在牀上，不但細嘗閉過趣味，

而且還有情人在旁：

猶恍惚的私語是低低地，

一些閃閃。一瞬愛情的眼光，

今天你是有更多的溫柔的。

你的聲音放得更低，更低，

聽不清，什麼？一個吻嗎？

想愛的，可以，但是要輕輕地。

「汎舟行」也充滿了柔情。愛情，於絳燕，是溫柔的銀燈，不是暴烈的火山。在「汎舟行」，在「海樹」裏，固然是如此；在其它詩裏，又何嘗不然？

絳燕曾經用過兩次「來」作爲詩題：一首以：

你來，輕輕地來

開始；一首以：

是深夜路途上的風寒

開始。第一首曾在「文藝月刊」上發表，它所予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可惜在重慶無法找到那一期的「文藝月刊」，本集內祇能付諸缺如。至於第二首的「來」，充滿了母性愛。我們不必聽了「母性愛」三字而奇怪：一個情感銳敏的男子所追求的是：熱情，友誼，安慰；一個聰明善愛的女子能身兼：情婦，妻子，小母親。一個男子，即使他驕傲到像一頭公雞，在妻子面前還武揚威，終有一天，他要像久不見慈母的乳兒那樣，投入妻子懷抱中去乞憐，去找尋撫慰。且看絳燕的「乳兒」：

是深夜路途上的風寒，

還是憂鬱，使你病了麼？

來吧，來休息一會吧。

這只是你溫暖的家！

你看：她是如何地愛護他，如何地體貼他：

我爲你安排下柔軟的

被褥，不嫌厚，也不嫌薄；

一切都隨着你的意思，

枕頭是放得高些，或

低些？還是要在放慣的

手臂上靜靜地安息？

以下她用種種方法去哄他，去安慰他：從調劑室內日光起，直至爲他預備下可口的晚餐止，於是我們這位「燕之驕子」忘去了一切：

你會忘去秋天的蕭瑟，寂涼，

忘去心裏的那一點憂鬱；

來吧，來休息一會兒，

這裏是你溫暖的家！

「你的夢」與「夜車」都是象徵的；「月夜的投贈」與「憂鬱」所描寫的還是柔情：

你是在爲了我整天的憂鬱着，

但我却爲了你的憂鬱而憂鬱。

「忍耐」與「新居」應當連在一起讀，因爲「忍耐」中的：

燕子飛來迷樂地的新巢，

蓬蒿裝飾上春風的牆壁，

昔日飄泊於江南的小白帆，

也將停泊在岸邊了。

這頭「燕」子是「綠」色的，而「小白帆」卽是「千帆」，卽是現在的燕子的丈夫。他們的結合是艱難的，經過了長時間的抗爭纔成功。所以，「新居」落成之後，小白帆夫人纔想當年，再也忘不了小白帆的勁績：

腳下一片春草的綠茵，

是昔日墳平的墳塚。

我能否忘記舊時的辛勞嗎？

我很愛「衫娘」一首詩：短短九句，却含無窮淒清。此詩共分三節：第一節言離別時相慰

之苦，而今遊子歸來，痛苦已改過去；第二節描寫遊子的厭倦歸家；第三節最佳，希望遊子不要再出行：

但是我却在你回纒袖間。

加上了一點聲音。

你衫上又有丁香沐之跡。

既然衣衫上「又」有了香沐之跡，自然「又」該：

已飄滯於家園的溪水，

免得他重踏上征程！

女詩人內心的不安，在「風雨夕」一詩中表達出來：

我的心像深山的旅人，……

找不到借宿的人家。

而她的不安，在乎愛人的遐想：——他計劃着高飛遠走嗎？

你是在做着海的夢嗎？

她在「風雨夕」中的不安，果然在「春夜小唱」裏證明了：

從你寒冷的目光中。

我學會了冬天的甯靜。

着末一節最好：儘可放入世界著名情詩中而無愧：

繁雨縱能說出昨夜的故事，

但沉默是今天最好的言語；

園上你剝蝕的記憶的錫匱，

我也將那金鎗投入海底。

這是何等的哀怨！

「航海吟」是一首長詩：第一第二兩節每節九行，第三第四兩節每節十一行，我們的女詩人在此用了奇數。這是一首懷念好友的詩：她的友人從計劃航海以至於這個計劃的實現，可是他一到了太平洋的那岸便音訊隔絕：

雁足也捎不來一封書信，

（牠飛不過太平洋萬里的水面）。

憑什麼訴說我們的懷念呢？

同樣的夢又在不同的時間。

然而絳燕在她詩中素來喜歡用「海」及「帆」這兩個字的。這是爲了什麼？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斷定：「海」與「帆」曾經給她很大的刺激、很深刻的印象。譬如在「水的懷念」

中：

你的夢應當是一隻小船，

扯滿了風帆駛入我的夢裏。

如在「寄送」中：

深夜我想撈起浮的怪帆，

但能駛過凍結的河流嗎？

如在「爐火」中：

那里有無邊的藍天，天上的星，

是光下靜靜隱着的藍的海，……

於是我願隨風飛你到天的盡頭，

或者乘長浪一直去到大海的邊緣，……

如在「給碧蒂」中：

是浪風裏迷惘的輕帆嗎？

如在「你的夢」中：

是晶瑩的鳥獸

在暗藍的海水裏吐光，……

如在「風雨夕」中：

你是在做着海的夢嗎？

我的淚匯成一道長流。

夢中的帆船因之流遠了。

這不是偶然的，我最相信。「航海吟」中第三節全文，尤其是：

我更知道每個寂寞的黃昏，

是怎樣接盪那漫漫的白晝；

儘管深春裏有人敲着更柝，

黑夜的長既是無從測量的……

一個春天，兩個春天。三個春天……

人生究竟有多少個春天呢？

告訴我，你真的去航海嗎？

豈非是這支「蝶戀花」(「漸江小蘊」)中所描寫的情緒嗎？

轉轍輕雷腸九折，月逐征程，夜夜清詞缺；

落盡繁香春早歇，西風苦自吹黃髮。——

鷺圓屏山山萬疊，翠幙金爐，此後應虛設；

不借流年供久別，歸時可有餘香烈？

「東孫望亮耕」一詩，辭淨於情。

「雨夜」可與「病榻」並讀。然而一樣地病着，一則有戀人在旁(「病榻」)；溫存體貼：

繡枕邊的私語是低低地，

一些照問，一瞬憐惜的眼光，

今天你宥更多的溫柔心。

一期孤零零一個人(「雨夜」)，由失眠而引起回憶：

是誰打開了我記憶的寶匣，

裏面珍藏着裝飾過我的珠串；

縱使混夢於如豆的燈光。

淚影不會在夜寒中結冰嗎？

「爐火」中的男主角與「寄遠」中的男主角是一個人；據我的推測，這位主角就是千帆，就是絳燕的丈夫。爲什麼呢？因爲在「爐火」中有：

大相嶺的積雪使你感到寒冷嗎？

大相嶺在峨嵋山西；入西康時，由四川的漢源越此嶺而抵西康的瀘定，然後再向西北（千帆定。民國二十七年秋冬，千帆正奔波於重慶康定道上；絳燕則留在重慶，直至今年（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纔雙雙去康定。所以詩中所指十之八九是千帆了。「爐火」是夢中的爐火；

昨夜夢中有一爐熊熊的火，

你更爲我不停地添着紅煤；

環繞着屋子的是寒冷的風雨，

但窗子裏面却隔住了春天

使我感到春天的溫暖的，

不是爐火，是你溫柔的手指。

夢的最甜蜜處是：

於是我願隨輕風跟你到天的盡頭，

或者乘長浪一直去到大海的邊沿；

將熾燄的火焰象徵我們的愛情，

豔紅的火光渲染出我們的家庭，

我們將變成一對移居的燕子，

飛向那開遍白色番薔的花園；

在那裏展開另一個新鮮的天地。

那世界將是廣闊而自由的。

無奈夢畢竟是夢，不論它是酸辛的或是甜蜜的，終有一個了局；於是：

是那一片落花敲醒了我的夢，

於是不見了爐火，火光中的傳：

在春天我也感到了一點寒冷，

環繞着屋子的是永夜的風雨。

「過客」也是一首情文並茂的詩。辭藻方面，如這位姿態的「茅屋女主人」優待象徵的「過客」：

我為你安排下美酒與佳肴，

在壁爐中燃起燈紅的火苗，

用我生命的經驗織成金色的帳幔，

夜來閃閃彩霞與雲霞的燦爛：

更穿過五千年的眼淚做珍珠，

在羅帳的四角裝上燈光的光蘇。

用我柔軟的髮絲做成一套被褥，

枕上的鮮豔的花枝是印上的唇脂，

用心弦做成的琴季彈起催眠的歌，

一對眼珠做明燈照你夢中的路。

情感方面，譬如這位象徵的「過客」報答設想的「女主人」：

但當你探摘了一天尾光和璀璨，  
 濕醒了你的一身風霜的疲倦，  
 你不再等太陽照上你的門窗，  
 也不等第一個山鳥在樹上歌唱，  
 你毀壞我用生命織成的帳幔，  
 流淚斷了線打碎一串串淚珠：  
 你丟下一個夢像撕去一頁日曆，  
 不說一聲再會就重上你的征途。

對於這位「過客」或這類的「過客」，「女主人」有何辦法呢？沒可奈何，她只得：

我凝望着我的過客遠去的背影，  
 用早禱時寧靜的心情替他祝福；

但是

但是我從此關上那兩扇靜靜的門，  
 不再招待多夜山中風雨的過客；

我不在四谷的月光下尋找失落的夢。

只默默地燃起一爐火，唱起我自己的歌。

「只默默地燃起一爐火，唱起我自己的歌」，絳燕果然遲步了。雖則她尚未達到解脫的境地，然而「唱起我自己的歌」這一句，悲情中含有幾分禪味。人生，這個毫無神祕的神祕，有人說它是悲劇，有人說它是喜劇。我想，悲劇喜劇都有理由，也可以說沒有理由：因為一切是心所造，根本上「喜」與「悲」的分別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是游移的而非固定的。但是我總想，我總覺得：歡樂是靈倫的，悲哀是清麗的；歡樂的狂暴易過，遠不及悲哀的深刻持久。歡樂麻醉感情，使之遲鈍；悲哀磨礪情感，使之銳敏。如果有個人，他的理智與情感尚未失去均衡，而自身又是一個大智慧，他必定能覺得：歡樂中有悲哀正如悲哀中有歡樂，而歡樂中的悲哀纔是真的悲哀，悲哀中的歡樂乃為永久的歡樂。世界上有幸福存在嗎？我很疑心；我疑心的是世界上存在一種「準幸福」而不是「真幸福」，「真幸福」或許只存在悲哀裏。法國浪漫派詩聖 A. de Musset 以為悲哀是偉大的，人類能在悲哀中提高自己。所以世上最美、最深刻、最能動人的詩莫如哀感的詩，「微波辭」不在例外！



第二輯

衫痕	新居	忍耐	夜車	憂鬱	你的夢	來	泛舟行	病榻	給碧蒂	夜警	憶江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16	16	15	15	14	12	12	11	11	8	7

過客	爐火	寄遠	雨夜	春夜小唱	東孫望亮耕	水的懷念	龍海吟	風雨夕	月夜的投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28	22	21	21	20	23	18	18	17

第一輯

一九三八——三九

澤畔吟

——題孫望手冊

砲火在故鄉綻開了花，  
游子懷念的家園，  
早消失於濃煙中了。

從此爲天涯浪跡人，  
空懸弔汨羅的冤魂，  
湘夫人更遠不可接！

昨夜江湖新漲嗎？

不要問湘水有多少深，  
將慚愧抑安慰於主人的情意呢？

五 長年

和平的風吹冷戰壘的殘煙，  
黃浦江的怒濤久已靜止；  
年年高跟鞋底上的香塵，  
早踏碎地下白骨的舊哀怨。

五長年淒楚的沉默，  
讓以耐腐痔血腥的記憶；

望北上的山河而垂涕，  
誰能作歲暮的低吟呢？

「八一三」砲聲却震落了黑色夢，  
人人舉起胸中的烽火，

正義的炬光照亮每個黑暗，  
田間的紡織婦亦投梭而來了。

四萬萬鋼鐵的決心；

凝成同一雄壯的節拍；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現在是我們登高一呼的時候。

## 空軍頌

是誰駕着北溟的鷲鳥嗎？

直扶搖而上九萬里；

銀翼垂長天之黑雲，

挾暴風雨之聲以俱來。

誰說空間的遼闊是無限的，

轉折乃覺四海之偪仄。

想像古代飛龍馳騁的神姿，

乃失笑於高秋鷹隼之疾。

雙睛如高懸之日月，以搜照

敵軍的陣壘，乃無所逃形；

掬一天星光的燦爛，

散作滿空迸裂的火花；  
彈丸一擲而巨雷響，  
則隨之而下有機關之急雨；  
戰士俯視積屍的山邱，  
遂有啖肉飲血的快意。

戰伐展開於無邊的空碧裏，  
敵機乃紛紛作驚弓之奔竄；  
汽油庫之火光十日不滅，  
巡洋艦亦有海葬的輓歌；  
望雲外的雁影而悻頹，  
「皇軍」早疲倦於森嚴的警備，  
深夜行伍中交換着恐怕的私詢，  
「今晚會有飛將軍從天而降嗎？」

## 五 月

五月是紅的季節；  
江南的榴花是可懷念的；  
但從主人流亡到另一城市時，  
兵後的家園已荒蕪到怎樣了？

五月是紅的季節：  
濟南古城上有過斑剝的血痕，  
南京路也洗不淨殘然的舊迹；  
紅的記憶是每個人心上的烙印。  
五月是紅的季節；

全中國同舉起鮮明的火炬；  
讓我們踐踏日人的血跡而前進，  
重回到開遍榴花的家園。

## 克復蘭封

當戰士的盔甲上漬滿了血斑，  
圍封城中途有異國的鐵騎聲；  
將軍一發出反攻的號令，  
敢死的先鋒隊早潮湧而上了。

紛下的砲彈散作血之雨，  
火光中照出前仆後繼的英姿，  
踐踏着積屍的階梯而攀登，

青天白日旗乃重飄揚於城上。

## 衝鋒

逡巡於兩陣森嚴的壁壘，  
每人心上有窒息的焦灼；  
營帳外吹起衝鋒號，  
全軍都是敢死的戰士。

無數條鋼鐵的臂膀舉起，  
用最適當的姿勢擲出手榴彈；  
灰塵逐輕快的跑步而高揚，  
機關槍更作悅耳之連響。

用死來奪回重要的陣地，  
這城市原是屬於我們的；  
城裏有我們熟識的山和水，  
還有我們熟識的老百姓。

且訕笑敵人畏縮的頸子，  
試試我們寶刀的鋒利吧；  
讓一股股腥污的鮮血，  
作被難父老的嚴肅的祭禮。

## 故 事

紡織娘振翅於南瓜花上，  
其歌聲乃震落夜之露；

螢火蟲在草坪上點起亮。

襟角上的茉莉花球開綻了，  
芭蕉扇盪搖來濃郁的涼風；  
老祖母的話匣子開了，  
照例是說不完的長毛故事。  
孩子們戰慄於流血的恐怖；  
一顆流星悄悄地墜下了，  
深夜竹床上乃有孩子的噩夢。

現在又該是紡織娘放歌的時候，  
記憶中的家園已在砲火中頹毀，  
南瓜花早爲異國的馬蹄踏殘了肥？  
因緣於荒原上的該是點點燐火？  
老祖母的白骨在地下無恙嗎？

但她的神靈是不能安甯的。  
當年的孩子早已長成了，  
並且流亡到一座座陌生的城市，  
她經歷過比長毛更可怕的故事，  
而這故事也是永遠說不完的。

## 花 園

——獻給陣亡將士

從遠古到現代的歷史中，  
揀出每一個最燦爛的字眼；  
穿成一環美麗的花圈，  
獻在你莊嚴的祭壇前。

你的精神是永在的，  
正如留下一個永恆的信念；  
天上的星是你不閉的眼睛，  
要凝視着百萬戰士的凱旋。  
你以不滅的殷紅的鮮血，  
鋪成玫瑰色的發光的道路，  
讓每一列火炬的隊伍，  
繼續踐踏你前進的足跡。  
以中華民族光榮的史頁，  
鐫上你月光下青石的墓碑，  
讓我們更以沉默的哀詞，  
祝願你地下永久的安息。

## 憶 江 南

山城的柳色帶來遼遠的沉思，  
春該早已綠遍了江南吧？

那散着泥土香氣的原野，  
正馳騁着異國的戰馬。

裝飾上碧綠的春草間，  
不是野花，是紫紫的白骨；

對着春風中殷紅的杜鵑，  
有人會記憶起戰士的血迹；  
劫後的村莊已沒有炊烟，  
頹毀的騎樓舊繞着長春藤；  
焦黑的樑木還在做着噩夢，

忘不了火光中屠殺的記錄。

屋後的小溪縱還是清亮的，  
但柳陰下的釣絲已收拾起了；

破井欄上早長滿了青苔，  
不見擣衣女輕盈的影子。

田野中還有金黃的麥浪嗎？  
但當年農夫的鐮刀生鏽了。

在樹林浴着露水的清晨，  
也聽不到採桑婦的山歌。

燕子還飛到屋簷下築巢嗎，  
但主人流亡到何處去了呢？

三月的江南是可懷念的，  
夢中已迷失舊日的家園；

春之羽又一度掠過游子的心，

但春風知道她眉宇的重量。

## 夜 警

是誰吹響可怕的警號，  
像深夜林中烏鳥的冷笑；  
在夜空畫下黑色的線條，  
劃破每個窗裏安靜的夢。  
商店靜靜地掩上了門板，  
酒樓的無線電也沉默了，  
紅的綠的交通燈突然熄滅，  
流線型的汽車不見蹤影，  
城市的動脈完全停止，  
大街上遂有超過死的寂靜。

防空洞裏湧來如潮的騷客，  
急迫的心跳是唯一生之悸動，  
月色如秋霜的澄潔，  
照着靜脈畏的暖泥結冰；  
鐵翼的鷗鳥翱翔於天空，  
生命遂如秋風中的蜘蛛網了。  
千萬隻耳朵傾聽將來的聲音，  
這次能避免那顫慄的期待嗎？

轟！轟！轟！轟！  
是隨着閃電而來的霹靂，  
是挾着泥土而下的山洪，  
是湧着怒濤而奔的海濤，  
是捲着沙石而起的颶風。

一種黑烟隨着一個巨響，  
穿起一串連珠的崩裂聲；  
多少扇臨街富麗的樓窗，  
在空隆的聲音中倒塌了；  
不見了紅衫飄拂的窗中人，  
妝鏡中的眉黛也銷為塵土。  
多少列商店精美的櫥窗，  
在劈拍的連響中粉碎了；  
一九四〇年的新裝變成灰，  
霓虹燈的廣告牌隨着消滅。  
無數市房在火光裏傾頹，  
無數建築在黑煙中崩毀。  
轟！轟！轟！轟！轟！

紅！紅！紅！紅！紅！  
不是少女春季脣上的胭脂，  
不是四月南風吹開的玫瑰，  
不是印度商販炫耀的寶石，  
不是夏晚天際炫耀的霞彩，  
是滿天的火光照着滿街的血迹，  
多少生命煊染成這鮮明的顏色。  
有指尖數着蔻丹的細膩的手，  
有經過日晒的健康的胸膛，  
波浪形的長髮捲着血的膏沐，  
蘋果色的小臉和着肉的泥漿，  
這些殘缺的肢骸到處陳列着，  
在一道血的長河中像斷梗飄流。  
不論他們來自塞北或江南，

善良的人民同做了無家的亡魂。

整個的城市發出慘慘的光亮，

四濺的血花和着迸裂的火星。

紅！紅！紅！紅！紅！

最後是解除警號不舒一口長氣，

死的城市還在霧霧中懸起；

沉重的空氣中換來輕快的呼吸，

大街上又有了匆遽的行人；

但不見昔日居住的里巷，

焦黑的斷木和碎瓦是從前的家；

年輕嬌豔的妻已百喚不應，

活潑的孩子到何處去了呢？

多少事業像夢影樣永逝了，

多少家庭在淚光中消隱了，

歡樂的種子隨着生命埋葬，

未死者的悲哀是更難忍受的；

路上遼多無家可歸的父難者，

巷角裏傳來陣陣少婦的悲泣；

從血泊中覓取殘斷的胸骨，

誰能認識以前親愛的家人呢？

第二天的太陽照着殘破的城市，

只騰蒼白的臉色和淒厲的哭聲了。

第二輯

一九三六——三九

給 碧 蒂

在溪水裏照下一個影子，  
在素箋上著了一筆顏色，  
你無端闖入我空白的記憶。

空谷中趑然而來的足音，  
不夠給邂逅者一點歡喜嗎？  
你是一朵沙漠裏的百合花。

是春空裏掠過的燕子嗎？  
是海風裏遠舉的輕帆嗎？

你是飄然而來，又飄然而去。

我是會永遠記得你的：  
記得你的銀鈴的聲音，  
你的珠光的笑，珠光的眼淚。

當簫雨滴着丁冬的碎夢，  
當落葉帶來遼遠的秋思，  
你將會給我淡淡的懷念的。

病 榻

瓶花縈迴着溫柔的香氣，

輕軟的被褥也全是溫柔的；  
小病是有着閒澗的趣味的。

繡枕邊的私語是低低地，  
一些煦問，一瞬憐惜的眼光，  
今天你是有更多的溫柔的。

你的聲音放得更低，更低，  
聽不清，什麼？一個吻嗎？  
親愛的，可以，但是要輕輕地。

## 泛舟行

像一縷少婦的遼遠戀情，  
今夜的湖水是太柔膩了，

我們的槳放得更慢，更輕。

藏我們的船在荷葉底下，  
讓你停了槳，輕輕地說着  
只有我纔聽得懂的話。

水波會留下我們的影子，  
十四夜的月亮是夠亮的，  
照着我的羞澀，你的放肆。

## 來

是深夜路途上的風寒，  
還是憂鬱，使你病了昵？  
來吧，來休息一會吧，

這里是你溫暖的家！

我爲你安排下柔軟的

被褥，不嫌厚，也不嫌薄；

一切都隨着你的意思，

枕頭是放得高些，或

低些？還是要在放慣的

手臂上靜靜地安息？

倘使你覺得有一點冷，

就讓太陽照到牀上，

照到你的蒼白的臉，

加上一點紅潤的光輝；

倘使你嫌熱，就替你

輕輕地，輕輕地放下窗帷。

你要趕快一點，那就

在膽瓶中插上鮮花；

你喜歡幽靜一點，就

爲你焚起一爐古香。

閉上眼，好好地睡，

不要動，也不要做夢！

我用溫柔的手指，

試探你發熱的額角。

我不許秋蟲在窗下唱，

當心每一片落葉的響，

讓你有一刻雷靜的休息，

我爲你數着停勻的呼吸。

你嫌悶得慌，就爲你講

一個古老的美麗的故事。

在晚發的時候我爲你

## 你的夢

預備下午乳和雞蛋，再不然，  
 就弄一碟可口的蔬菜，  
 煮一碗滾熱的薄薄的稀飯。  
 你會忘去秋天的蕭蕭，寂寂，  
 忘去心裏的那一點憂鬱；  
 來吧，來休息一會吧，  
 這里是你溫暖的家！

是一絲蕭瑟從遠方飄來，  
 你的夢，盈盈地  
 在黑夜裏出現。  
 是天邊的白鴿  
 掉下一根柔軟的羽毛，  
 是秋晚的園林  
 落下一片蕭疏的木葉，  
 是從花瓣上瀉下的露點，  
 是在繡枕時遺下的髮絲，  
 你的夢輕輕地  
 墜入我的夢裏。

憂  
鬱

我追隨你每一個遼闊的沉思，  
更懂得你每一個深長的緘默；  
你是在一天比一天的憂鬱着，  
我怕憂鬱褪了你降子的光澤。

失眠做了你每夜安靜的休息，  
眼淚算了你病中治療的藥物；  
你是在爲了我整天的憂鬱着，  
但我却爲了你的憂鬱而憂鬱。

夜  
章

月臺上的燈是含愁的眼睛，

凝視着送行人的歸去；  
車篷開始奔逐於黑暗中了。

緊緊地偎倚着坐吧，  
是夜寒使人顫抖呢，還是  
望着不可知的前途而戰慄？

一杯和着糖的濃咖啡，  
究竟是苦呢還是甜？  
我們已茫然於滋味的辨別了。

車窗上繪出冰花的圖案，  
今夜的夢是凍住了呢；  
車還載得起這份重量嗎？

## 忍 耐

你沒有夸父的荒誕，  
不應該學習一點忍耐嗎？  
冬天的冰雪已漸漸地舒解，  
將望到的是柳條的新綠。

燕子飛來建築牠的新巢，  
瓦甍裝飾上春風的牆壁，  
昔日飄泊於江湖的小白帆，  
也將傍春水岸而繫纜了。

不用再埋怨過去的寒冷，  
牠帶來春天更多的溫暖；  
等過了二月，三月也快，

你將眩目於桃花的灼灼。

## 新 居

在烟雲飄渺的海山上，  
是誰一夜的神工，  
建築起樓閣崔嵬的新居。

你在江畔尋來芳菲的薜荔，  
裝飾上為風雨剝蝕的粉牆，  
透矚目於四壁的青翠。

你從林中採來綽約的蓮花，  
供養在御衣屋上的膽瓶，  
清香遂繚繞於玉石的楹柱。

腳下一片春草的綠原，  
是着日坂平的滄海，  
我能忘記精衛的辛苦嗎？

### 衫 痕

淚溼青衫的心緒，  
已成爲史話上的殘頁，  
縱然啼泣也是溫柔的。

你又厭倦了風霜的行旅，  
昔日衣上的征塵，  
已頻滯於家園的溪水。  
但是我却在你的襟袖間，

加上了一點髮香，  
你衫上又有了香沐之跡。

### 月夜的投贈

你愛水，我却愛着月光，  
而今晚的月光澄澈如水，  
我的牀變成了玲瓏的小船，  
能駛到溫柔夜的更深處嗎？

我將以無聲的語言穿成珠串，  
以銀色的夢的絲條作結，  
趁着今夜如潮的月色，  
投入你深深的凝想裏。

## 風雨夕

像一片波濤震撼窗戶，  
 小屋顛搖如海中孤舟，  
 燈焰亦正搖搖如欲墮。

我的心像深山的旅人，  
 淋沐着風雨的寒冷，  
 找不到借宿的人家。

你是在做着海的夢嗎？  
 我的淚匯成一道長流，  
 夢中的帆影因之遙遠。

## 航海吟

誰都會這樣說：這年頭，  
 飄洋過海不算一回事；  
 並且有許多發光的希望，  
 繫在波濤出沒的桅杆上。

我懂得羅針指示的前程，  
 也讚嘆過乘風破浪的雄心；  
 駛向渺茫的煙水中尋夢吧，  
 我將為你解開金色的纜繩。

你去航海吧！我說：

但是我知道天沒有盡頭，  
 海的遼闊也是無涯際的；

那遙遠的國度在世界的那邊，  
彼此之間永隔著黑夜和白天。

雁足不來一封書信，

（牠飛不過太平洋萬里的水面。）

憑什麼訴說我們的懷念呢？

同樣的夢又在不同的時間。

你去航嗎？我想：

我更知道每個寂寞的黃昏，

是怎樣接著那漫漫的白晝；

儘管深巷裏有人敲着更柝，

黑夜的長 是無從測量的。

鏡中的胭脂在春色中褪色了，

枕上的花枝在淚水中凋殘了。

誰巢中的燕子飛來又飛去嗎？

讓園中的薔薇自開又自落嗎？

一個春天，兩個春天，三個春天……

人生究竟有多少個春天呢？

告訴我，你真的去航海嗎？

什麼是我的臨別的言語呢？

我將微笑地祝福你的遠行。

但是讓我為你講一個望夫石的故事，

或者告訴你秋海棠是怎樣生出來的。

我對於做夢或許是太年輕了，

但是對於離別却又嫌太年輕。

不過我懂得要怎樣地忍耐，

人類歷史已經過了幾千年；

我將計算着年年的潮信，  
直到你的船船從海外歸來。  
告訴你，你真的去航海吧！

### 水的懷念

在沒有月光的午夜想起你，  
因之我有了對於水的懷念；  
你的夢應當是一隻小船，  
扯滿了風帆駛入我的夢裏。

讓淺紫的夜色掩上桅杆，  
你在溫柔的河流中放棹吧；  
或者停泊在無風的小港，  
靜靜地做一次平安的晚禱。

### 東望望亮耕

夢想者有願了。  
寂寞之海是遼闊的，  
正好揚起白鷗幻想之雙翅；  
於是白衣文侍之裙角，  
飄揚於你沉思的眸子前，  
遂成爲古代仙姝之霧縠；  
其欲墮未墮之淚點，  
如發光的鑽石裝飾上你的詩句；  
銀色的托盤泛出夢的虹彩，  
Lacrimae 融成乳白色的烟霧，  
在烟霧中你蒐尋玲瓏的樓閣——  
那渺不可及的神人之居。  
你更欲騁飛龍而摘取北斗七星，

又入海探求鮫人夜泣之明珠，  
以縵不死之情絲穿起，  
繫上彼女新沐之秀髮。

你從那對蘊蓄萬古愁的眼睛裏，  
可以凝望到更遠的遠方，

也許會惦念起遠方的友人，

她日日翻着笨重的生活的書頁，

但當她展開從遠方來的銀色詩箋，

她遙遙地祝福着咖啡座上的少年。

### 春夜小唱

縱有南海儂人的淚水，

該也凝成北極的冰柱了；

從你寒冷的目光中，

我學會了冬天的留靜。

燈光依舊是溫暖的，

但咫尺有山河之感了；

在如花辯凋謝的心情中，

我還能拾起褪色的舊夢嗎？

簾雨縱能說出昨夜的故事，

但沉默是今天最好的言語；

關上你剝蝕的記憶的錦匣，

我也將那金鑰匙投入海底。

### 雨 夜

風濤做了四圍的牆壁，

夜在雨聲中更寥闊了；  
春天的小病也許是偶然的，  
但我明白我心上受的寒涼。

煩憂是失眠夜熱諛的過客，  
踏着風雨的步伐輕輕而來；  
牠也是最闊切的探病者，  
但額頭在撫摸下更沉寔了。

是誰打開我記憶的寶匣，  
裏面珍藏着裝飾過我的珠串；  
縱使淒涼於如豆的燈光，  
淚影不會在夜寒中結冰嗎？

芭蕉葉上蕭蕭的筆觸，  
記錄出遠去的荒唐的史話；  
又是「小樓一夜聽春雨」，  
在江南該是賣花的時候了。

### 寄 遠

在地圖上偏僻的角落里，  
我尋找那一個生疏的城市，  
不用問經過多少山，多少水，  
我知道那道路比黑夜更悠長。

在暮春三月，落花如雨的時節，  
你那里不是正飄着雪花嗎？  
你縱不懷想青年的柳枝，

能不惦念着鏡中的眉黛嗎？

深夜我想揚起夢的輕帆，  
但能駛過凍結的河流嗎？

想像南國的紅豆於一點燈花時，  
你也將閃着懷人的淚影了。

## 爐 火

昨夜夢中有一爐熊熊的火，  
你更爲我不停地添着紅煤；  
環繞着屋子的是寒冷的風雨，  
但窗子裏面却關住了春天；  
使我感到春天的溫暖的  
不是爐火，是你溫柔的手指。

火光映上你發光的面頰，

你讓沉默說出我懂得的話，

從你的眼中我讀出美麗的故事，

那是另一個世界的荒唐的傳說；

那裏有無邊的藍天，天上的星，

星光下靜靜地睡着的藍的海，

呼吸着乾草香氣的草原，

蒼鬱的森林中獵人的火把，

牧羊女笛孔裏秋天的調子，

一徑踏碎落葉的麋鹿的蹄聲，

吉卜西人篷帳裏的四絃琴，

一支從銀色月波中流過的歌，

我隨着你夢幻的眼睛凝望，

望到那不可知的遙遠的遠方；

讓爐火描繪出那奇麗的國土，  
 你的敘述像火星樣閃耀着光芒。  
 於是我願隨輕風跟你到天的盡頭，  
 或者乘長浪一直去到大海的邊緣，  
 將炎熾的火焰象徵我們的愛情，  
 隨紅的火光渲染出我們的家庭，  
 我們將變成一對移巢的燕子，  
 飛向那開遍日色薔薇的花園；  
 在那裡展開另一個新鮮的天地，  
 那世界將是廣闊而自由的。  
 我不再懷疑那遠古荒唐的傳說，  
 用我信任的目光望着你的眼睛；  
 你在爐中添滿了透明的煤塊，  
 讓殷紅的火光照亮兩個人的心。

### 過客

是那一瓣落花敲醒了我的夢，  
 於是我見了爐火，火光中的你；  
 在春天我也感到了一點寒冷，  
 環繞着屋子的是永夜的風雨。  
 我不想再在夢的邊緣追尋你；  
 當你已獨自去到那遙遠的城市，  
 我拾起一串夢像一串發光的火星，  
 用牠來裝飾我一些空白的日子。  
 大相嶺的積雪使你感到寒冷嗎？  
 想起我時也想起那熊熊的爐火吧！

有一次，我是山中茅屋的主人，  
 而你是長途跋涉疲倦的旅客。

在一個昏暗的深山的寒夜，  
 你披着一身風雨輕輕而來。  
 你沒有行囊，也沒有精巧的手杖，  
 但你帶來了一支流水的歌曲；  
 你用顫抖的手指敲擊我的門環，  
 驚醒我蟄伏的冬夜安靜的睡眠。  
 空谷的迴音是隱居者的喜悅，  
 何況你從遠方來的高貴的過客；  
 我匆忙地點燃銀色蠟燭的火焰，  
 開門迎接你如延接溫暖的春天。  
 我為你安排下美酒與佳肴，  
 在壁爐中燃起殷紅的火苗，  
 用我生命的經緯織成金色的帳幔，  
 夜來閃爍着萬朵雲霞的燦爛；

更穿越五千年的眼淚像珍珠，  
 在羅帳的四角裝上發光的流蘇。  
 用我柔軟的髮絲做成一套被褥，  
 枕上的鮮豔的花枝印上的脣脂，  
 用心弦做成的豎琴彈起催眠的歌，  
 一對眼珠做明燈照亮你夢中的路。  
 一串美麗的詩句像一束鮮豔的花朵  
 為你鋪下一道瑰麗的神游的香徑；  
 更用我靜脈裏貯藏的豔紅的液汁，  
 渲染成你鮮明的夢的光彩和顏色；  
 於是你踐踏着我的夢如溫柔的泥，  
 安詳地走進你奇麗的幻想的王國。  
 但當你採摘了一天星光的瑣瑣，  
 蘇醒了你的一身風霜的疲倦，

你不再等太陽照上你的門窗，  
也不等第一個山鳥在樹上歌唱，  
你毀壞我用生命織成的帳幔，  
流蘇斷了線打碎一串串淚珠；  
你丟下一個夢像撕去一頁日曆，  
不說一聲再會就重上你的征途。  
我凝望着我的過客遠去的背影，  
用早禱時寧靜的心情替他祝福；  
但是我從此關上那兩扇靜靜的門，  
不再招待冬夜山中風雨的過客；  
我不在四谷的月光下尋找失落的夢，  
只默默地燃一爐火，唱起我自己的歌。



#52

277644

¥ 983

查證圖字第六一四號

中國詩藝 社 發 行 者 徐 仲 年	著 者 薛 燕 女 士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十 二 號 敬 提 書 店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三 號	總 經 售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二 月 初 版
價 實 二 角				

